



歸田錄

于役記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
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
誚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誦
六經以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
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
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
以徇世俗。使怨疾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當
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鯉鼉鼉之怪。
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

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地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廬陵歐陽修序。

歸田錄卷第一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領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

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胸為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

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彌仁和酒有名於京

師公往易服一作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

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

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

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

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

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

公對真宗問曰一作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

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

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

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

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

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故叅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慤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為郡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冀擊一車為報晁答曰得擊勝於得啓聞者以為善對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為自左去聲掖門入石方赴班且走且答曰祇為大音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楊大年方與客碁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十

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為奉礼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

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礼部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鮮組不顧公其為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

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為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謹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為美謚以為因謚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為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奭一見奇之遂為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

公嘗語其此一無門下客曰近世謚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為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況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

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敗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此字無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礼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歛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大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歛避之礼盖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

衛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元通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

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嘆宰相

字之竊聞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為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遷一作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群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元年然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遷改

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極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而已丁乃徐擬

雷州及丁之敗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一作公為得體。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

眷顧無比。晚年恩礼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李文靖公沆為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為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力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一作更所致。至此始

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
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
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
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
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去守秦益常辟以自隨
優礼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
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
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臘茶出

一作盛

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

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
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卷之用
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通英閣賈侍中昌朝時
為侍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
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
鑒一作監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參知政事
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為學士以

為叅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二字一人自盛文肅已下
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
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
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
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與
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久之
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為
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

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二字一作對曰無也

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
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
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
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
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
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
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
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
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冠盥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疾因侍見之爾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漉之自錢孔入而一作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彥博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一有三輩二字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

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相賀黃門具奏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自古二字一作古者一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邪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一作遂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

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遂遷於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一字有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乞移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為

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
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
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
所宜稱遽更曰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
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一作士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
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
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
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
為特加一作賀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為一輕薄子所
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
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
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
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一作蘇易簡五人同時
拜翰林學士一作至宰相賈黃中李至一作蘇易簡皆
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養旨皆為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一有中
山二字

劉子儀為中丞始謗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
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一有云補

仲山之衣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羨實難調於衆

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

草解忘憂底事花名含笑何人一有之尤為人

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

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

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

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

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

於廳側窺一作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

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

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

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內捻頭一莖而食一有此亦

異於常此字無人也

宋宣獻公緩夏英公疎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

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

閱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一一作日夏公

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也、一有如此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當莊獻明肅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此字一無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一有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姪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僂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

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倖、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勲時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叙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以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勲立庭中、去其中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勲不勝其耻、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勲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鍛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

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快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一作終而諧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

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餘之敬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

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
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
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
即悵然自失乃勝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購之居一
二日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
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
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頌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聲
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鍾

乃古夾鍾也景祐中李照作新

二字一作所作

樂又下其聲

太常歌工以其

一作為

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鍾時乃私

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
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
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
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洙身尤短小常
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一有乎聞者以為笑而
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
是冠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

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一有因字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

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家於是公為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陣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為一作四六偶對最為精絕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

卒得不一作聞人以為幸也

楊大年每欲一作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

棊二字一作語笑諠譁而不妨搆思以小方紙細書揮

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蜚壤大年遽改為隣境明且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

氣性一作性氣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一有鑄於字瀉務得古編鍾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作粵朕皇祖寶龢鍾粵斯萬年子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一有而字側垂正與朴鍾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鍾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掄鬱而不揚其鐸鍾又長甬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義叟之

言驗矣其樂亦尋廢

一有不
用二字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一作

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

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

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

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鼎第二第三人

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科場盛事自景祐

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

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恠也

崑田錄卷第二

真宗朝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鶯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曰諒祚：之母居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吿者點點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弒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吿遂以弒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

得立而年甚幼訛訛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訛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訛訛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己利而卒亡滅族皆理之然也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

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

一有學士二字

李琪金門集有賜

契丹詔乃為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一作莫知孰是一字有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

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
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
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
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
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輒俗一作劣
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一作未有過此者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
對而會揚大年適來自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
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
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祇召
當直一員一作人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
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
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
如草泥行郎索雲木叫鉤輶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
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一作能
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
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為人稱

傳一作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一作宴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一作君子亦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一作稱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為恠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喝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

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
品絕精一作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
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
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一作縷金花於
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茶供奉號為國手通來數十
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慙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世
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
也不足置之罇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茶為易解
則如且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

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彞初除樞密副
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
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
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
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
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
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寮
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

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洙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者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園丘斯為近禮明堂額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今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勛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泣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群牧司領

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佗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壘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為之語曰三班喫香辟牧喫糞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

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鈐之制以賜群臣方團毬路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笏頭御仙花為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餹者皆大出

一作書

牌榜於通衢而俚

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饊從齒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餛飩音俊不知為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饅飩矣晉束皙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漉牢九之彌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漉牢九皆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將相皆

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一作公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驥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

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
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
後其權漸盛至今一作本朝遂彌為兩府事權進用祿
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
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
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
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
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
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

來遲使我潤筆獨

一作猶

無此一種佳

一無此字

物茲又可

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
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

一作名

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脩唐

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脩唐

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獼猴入布袋矣刁

氏對曰君於仕官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

為善對

一作職

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

得一貼職以償素願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其奇
其初脩唐書也常竊歎曰吾今可謂獼猴入布袋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
珪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
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群一作公皆以
王為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

一作肥

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

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
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曆中為翰林侍讀以卒
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
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
香有寶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

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
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寶臭也

寶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

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為

一作四謂

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今
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
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
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
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第獻以求

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一作子鏡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為天禧慶曆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膀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

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一作出名但當

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此唐名為押字也

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一無此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

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

暮始興盥一作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

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佗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飢則便就其上飲食往來乘興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顯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

賈學士黥上言本傳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傳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為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為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宮人問寢閣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

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
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獲賊勿殺
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
號葉子青一作清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
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
字有倫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
彩鸞唐韻李郢彩選之類是也馱子格本倫檢用故
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
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

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
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一作歌名紅鶴皂鶴
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戲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
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
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
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
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
協和二字一作同紳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
承受施行自此遂稍戢然至今州郡往與通判

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鎖院經一有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

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豪氣吐虹。」夢寐

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日。一作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

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為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勗敵也。前此為南省試官者，多富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一作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諢形一作

於風刺更相酬酢往來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先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一作並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恠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

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一作

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為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鍾豈出其類者是為異人乎

其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

一作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

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樽俎間光彩灼爍一作爍

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溫成

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

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菜豆中藏之可經時

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

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

凡百十柿以一槓櫬置其中槓槓則紅熟爛如泥而

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

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阜筴半挺置其中則可藏

經歲不沙一作損至於薄荷醉貓死貓引竹之類皆世

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屏此二物則世人未知

者余家有一玉璽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

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鈴轄鄧

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

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

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璽腹信手磨之金屑紛

雲林石譜曰于閩國
石出堅土中一品色深
碧光潤謂之翡翠
屑試之正可屑金

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
犀最難擣必先鎔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歸羅已
盡而犀屑獨存犀四字一作犀獨在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
犀為小塊子方一寸半許四字一作半寸許以極薄紙裹置
於一無懷中使字一有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決洽
垂熱投臼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
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
劉潜者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
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

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
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
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
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
柘技有一鼓甚惜之其鏤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
莫知所為燕請以鏤脚為鐫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
大喜燕為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
州郡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生壻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

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一作忠皆苟簡粗畧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及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内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竚立而視者

惟壻上高坐為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為闕禮其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一作所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宣止坐鞍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一作俚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

姑壻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為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爾。打字雅反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歐以物相擊，皆

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槌一作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

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譌疑當作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譌耿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為第一，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

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
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
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
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
白青陽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
箔悉去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
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為法六字一作然而
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
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于役志

景祐三年丙子歲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知饒州

戊子送希文飲于祥源之東園

壬辰安道貶筠州

甲午師魯貶郢州

乙未安道東行不及送余與君貺追之不克還過君
謨家遂名移之公期道滋景純夜飲

丁酉與損之送師魯于固子橋西興教寺余留宿明
日道卿損之公期君貺君謨武平源叔仲輝皆來

會飲晚乃歸余貶夷陵

己亥夜過遂卿家話別遂卿病也

庚子夜飲君貺家會者公期君謨武平秀才范鎮道
滋飲婦家不來

辛丑舟次宋門夜至公期家飲會者君謨君貺景純
穆之道滋飲婦家不來

壬寅出東水門泊舟不得岸水激舟橫于河幾敗家
人驚走登岸而避遂泊亭子下損之來奕棋飲酒
暮乃歸

癸卯君貺公期道滋先來登祥源東園之亭公期烹

茶道滋鼓琴余與君貺奕已而君謨來景純移之
武平源叔仲輝損之壽昌天休道卿皆來會飲君
謨景純穆之壽昌遂留宿明日子野始來君貺公
期道滋復來子野還家餘皆留宿君謨作詩道滋
擊方響穆之彈琴秀才韓傑居河上亦來會宿
乙巳晨興與宿者別舟既行武平來追及至下鐔見
之少頃乃去午次陳留登庾廟

丙午在陳留

丁未次南京明日留守推官石介應天推官謝鄂右
軍巡判官趙衮曹州觀察推官蔣安石來小飲于

河亭余疾不飲客皆醉以歸

六月己酉次柳子

庚戌過宿州與張參約泊靈璧鎮遊損之園會余有客住宿州參先發議靈璧待余不至乃行晚次靈璧獨遊損之園舟失水道敗柁

辛亥次青陽

壬子至于泗州晚與國器小飲州廨中

癸丑始見春卿

甲寅乙卯丙辰獨在泗州始食淮魚

丁巳次洪澤與劉春卿同年黃孝恭相遇始識大理

寺丞李惇裕洪澤巡檢顏懷王者錢思公在洛時

故吏遂與四人者夜飲五鼓罷明日食畢解舟與

飲者別春卿復相送以前曉入沙河乘月夜行嚮

山陽與春卿聯句二鼓宿閘下黎明元均來遂至

楚州泊舟西倉始見安道于舟中安道會飲于倉

亭始食瓜出倉北門看雨與安道奕

庚申小飲舟中會者元均春卿安道余始飲酒移舟

艤城西門閉泛月以歸

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別與春卿奕于倉亭晚別春卿

壬戌與元均小飲倉北門舟中夜宿倉亭

癸亥夕與元均坐水次納涼已而大風雨震電暴至
乙丑與隱甫及高繼隆焦宗慶小飲水陸院東亭看
雨始見荷花

丙寅與元均隱甫飲于西倉

丁卯隱甫來會登倉北偃上亭納涼遲客至遂及元
均小飲舟中已而大風震電遂宿舟中

戊辰余生日具酒為壽于舟中

己巳與元均泛舟北辰會隱甫小飲宿倉亭

庚午同年朱公綽來自京師

辛未子聰來自壽州夜飲倉亭留宿

壬申泛舟飲于北辰

癸酉隱甫來飲別夜與元均小飲宿倉亭

甲戌知州陳亞小飲魏公亭看荷花與者隱甫朱公
綽晚移舟楚望亭陳從益來自京師見余於舟中
始聞君謨動靜秀才陳策來自京師夜見余於楚
望亭作常州書自泊西倉至于楚望凡十有七日
乙亥次寶應

丙子至高郵

七月丁丑復見子聰會飲弭節亭

戊寅遂與子聰同舟以前次邵伯

已卯至于揚州遇秀才廖倚夜與倚及子聰飲觀風
亭明日子聰之潤州廖倚之楚州伯起來宿觀風
亭

辛巳與伯起飲邇渚亭會者集賢校理王君玉大理
寺丞許元太常寺太祝唐詒祠部員外郎蘇儀甫
壬午儀甫來小飲觀風亭會者許元唐詒君玉伯起
先歸

癸未與許元小飲邇渚亭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
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
以為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

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為行宮盡污漫
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為絕筆嘆
息久之

乙酉小飲秀才呂有家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余遂
留宿

丙戌至于真州大熱無水

辛卯飲僧于資福寺移舟浴亭處士謝去華援琴
待涼以入客舟

戊戌入客舟泊涵虛亭

庚子次江口

辛丑次長蘆

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

癸卯晨至江寧府

八月丙午猶在江寧

丁未小飲君績家

己酉小飲于水閣

庚戌次采石

辛亥阻風與侍禁陳宗顏飲

壬子過太平州夜乘風宿帶星口

癸丑過蕪湖繁昌宿慈母磯

甲寅乘風晝夜行

丙辰禱小姑山神至江州

丁巳在江州約陳侍禁遊廬山余病呼醫者不果往

遂行次郭家洲

己未阻風郭家洲與澧陽縣令趙師道飲村市就村

人市羊供膳不得余疾謀還江州名廬山僧以醫

不果

庚申次盤唐港

辛酉至于蘄陽

壬戌小飲瞿珣家會丹稜知縣著作佐郎范佑蘄春

主簿郭公美

癸亥次新治禱江神得大魚

甲子至于磁湖

乙丑猶在磁湖自丁巳余體不佳至是小間

丙寅至于黃州

丁卯與知州夏屯田飲于竹樓興國寺火約余明日

為社飲不果夜登江灣次漆磁

戊辰次雙柳夾

己巳次白楊夾

庚午至于鄂州始與令狐修己相識

辛未遣人之黃陂召家兄大風雨不克渡江而還

壬申小飲修己家遂留宿明日家兄來見余於修己

家始中酒睡兄家

甲戌飲于兄家

乙亥飲令狐家夜過兄家會宿

九月丙子次沌口

丁丑次昭化港夜大風舟不得泊禱江神

戊寅次穿石磯夜大風擊舟不得寢

己卯至岳州夷陵縣吏來接泊城外

庚辰假舟于邵暖

辛巳壬午入官舟

癸未入荆江次李家洲

甲申次鳥沙

乙酉次魯洲

丙戌次塔子口觀魚望五鵝塵角望夫諸山

丁亥次石首夜大風

戊子阻風

壬辰次公安渡

右于役志一卷雖非著述流傳至今則不可略按

夷陵抵京師一千六百里公與尹師魯書云臨行
臺吏催苛百端始謀陸行以大暑又無馬乃沿汴
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繞至荆南
與此志合自公安後關而不錄既以十月二十六
日到官則留荆約旬餘正庭參轉運時也

于役志卷終





